

# 宮刑宮哪裡？

張之傑

這篇雜文和楊蘇之先生的兩篇文章有關。2006年，楊先生應筆者之請，寫過一篇千餘字短文「宮刑與宦官」，在本刊2006年7月號本欄目刊出。同年底，楊先生將該文擴充成長文「宦官閹割雜談」，刊《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刊》第10期（2006年12月）。

楊先生的「宮刑與宦官」以及「宦官閹割雜談」，都將宮刑想成和清代宦官閹割一樣，因而都有這麼一段：

就技術而言，閹人比閹雞、閹豬難得多。閹割雄性禽畜只需取下「滷蛋」，問題不大；製造宦官則需連「香腸」一併去除，於是除了傷口可能感染外，至少還有兩重風險。一是這樣的手術要截斷幾條動脈，必須能有效止血；二是傷口痊癒之前無法排尿，極可能引發尿毒症。有一關過不了人命就報銷了。

筆者略諳解剖學，可以印證楊先生的說法，摘除睪丸，甚至切除整個陰囊，都遠比切除陰莖簡單。陰囊左右各有一條精索，由輸精管、動脈、靜脈等構成，只要紮住精索，就可

以止血；至於防止發炎，古時有不錯的刀創藥。然而，切除陰莖就非同小可。

陰莖的供血，主要來自陰部內動脈，進入陰莖，分枝成海綿體動脈、陰莖背動脈及尿道球動脈，各有兩條。割斷陰莖，將割斷六條動脈！動脈血的壓力大，一旦割斷，血液會噴射而出，不易止血，這是動脈通常位於組織深層的原因。以陰莖來說，表層上所見的血管都是靜脈（即俗語所稱的「筋」）。

尿道貫穿陰莖，因而割斷陰莖，不能以結紮的方式止血——紮得鬆無濟於事，紮得緊豈不將尿道封死！再說，清代宦官閹割是將陰莖齊根切除，這從清末所拍攝的宦官下體照片可以證明。古時沒有止血鉗等外科器械，即便結紮也無從著力。

清代專司宦官閹割者只有兩家——南長街會計司衙門的畢家（畢五）及地安門外方磚衙門的劉家（小刀劉）。兩家的閹割技術皆為家傳，其施術細節以及用藥配方等等，恐怕永遠成謎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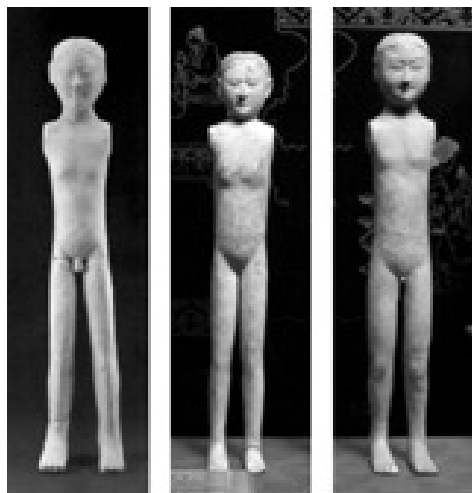
根據楊先生大文，太平天國曾閹割三千幼童，無一存活。然而，秦始皇曾發宮刑、徒刑者七十萬人建阿房宮。宮刑是古時的五刑（黥、劓、剕、宮、大辟）之一，周、秦時盛行，秦法嚴厲，動輒遭到宮刑，如果像清代宦官閹割般割除陰莖，哪會有那麼多人存活？再說，漢文帝廢除黥、劓、剕、宮等肉刑，到了景帝，下令「死罪欲腐者許之」，於是宮刑成



東漢 閹牛畫像，河南方城出土，南陽漢畫館藏。術者左手執陰囊，右手持刀，作閹割狀。宮刑和宦官的「創意」，當得自動物閹割。



十九世紀末法國醫生J. J. Matignon所攝小宦官，1898年於其著述 *La Chine hermétique* 發表，顯示清代宦官陰囊、陰莖俱已割除，且尿道孔清晰可見。



漢陽陵出土大量陶俑，圖為男俑（左）、女俑（中）及宦者俑（右），從生殖器官及體貌可以區分。陽陵陶俑裝有可活動的木製手臂，已腐朽。陶俑所穿的衣服，也腐朽無存。

裸體陶俑說：「兩邊的是宦者俑。」陽陵陶俑約實體三分之一大小，衣著已腐朽無存，我仔細打量，中間兩尊是女俑，兩邊的宦者俑都沒有陰囊，但有短小的陰莖。既然為了防閑而閹割的宦官都沒切除陰莖，僅屬刑罰的宮刑更沒必要，前後一關聯，先前的推論應當是正確的。

為死刑的替代刑，可見宮刑不會致死。

因而筆者推論，古時的宮刑可能像閹割動物般，只摘除睪丸或切除陰囊；古時的宦官閹割，也未必都如同清代。筆者有此推論，但文獻無徵，問題一直擱在手中。

今年春假期間，有幸受邀訪西安，參加祭黃陵活動，4月5日回程那天上午，參觀位於機場附近的漢陽陵（漢景帝墓）博物館。這是建於地下的遺址博物館，2006年開幕，展廳分上下兩層，文物和遊客完全用玻璃隔開，設備十分先進。

我們先參觀上層，透過腳下的玻璃，觀看一座座陪葬坑。陽陵共有八十一座陪葬坑，展廳建在封土東北的十座陪葬坑上。身穿漢代長衣的女解說員指著腳下的一座陪葬坑說，裡面的陶俑是宦者俑，我馬上想起楊先生的那篇文章和自己的推論，由於光線幽暗，又有段距離，看不清楚。我問解說員，怎麼知道是宦者俑？她面無表情地說：「看性徵。」

來到展廳下層，視線與陪葬坑平齊，但仍看不清陶俑的細部，或許解說員看出我對宦者俑有興趣，帶著我們來到一座櫥窗，指著四尊

看了那兩尊宦者俑，幾乎已可確定，當時宦官並不割除陰莖。相較於陽陵出土的男俑，那兩尊宦者俑的陰莖特別小，可能是幼時即已閹割，影響發育所致。幼時閹割，成長後不論生理或心理都不會對女性產生慾望，這是歷來宦官多取幼童閹割的原因。

中國的宦官要到什麼時候才割除陰莖？楊先生大文提到，明末宦官、宮女有十萬之眾，其中宦官占大多數；另據楊先生告知，各王府也有宦官，總數難以估計。我們不禁要問：如果像清代宦官閹割般割除陰莖，哪來那麼多畢五、小刀劉般的閹割專家？但據信修明《老太監的回憶》一書，清宮宦官不超過三千六百人，說不定因為清代宦官人數少，專擅此術的才只剩下兩家。

楊先生那篇大文的結尾說：「所得多僅是轉述的二手資料，難為論據的憑依。因此本文就只能草成一般論述，或許永遠沒機會發展成嚴謹的學術論著了。」同理，筆者一時也寫不成論文，就假本欄目掛個號吧。

楊之傑

業餘科學史研究者